

红楼梦

曹雪芹——著

无名氏——续 脂砚斋等——批

上册

红楼梦

上

曹雪芹 著
无名氏 续
脂砚斋等 批

三秦出版社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:全2册/(清)曹雪芹著;无名氏续;脂砚斋等批. —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17.4
ISBN 978-7-5518-1357-0

I. ①红… II. ①曹… ②无… ③脂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5773号

责任编辑 马若楠
特约编辑 雷小鱼
贺彦军
装帧设计 雷小鱼

红楼梦

(清)曹雪芹 著 无名氏 续 脂砚斋等 批
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
电 话 (029) 87205121
邮政编码 710003
经 销 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60mm×960mm 1/16
印 张 71.75
字 数 1068 千字
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
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-12,000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18-1357-0
定 价 8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 021-64386496 调换

版本说明

本校本前八十回以甲戌本、己卯本、庚辰本为底本，综合其他脂本（列藏本、杨藏本、蒙王府本、戚序本、戚宁本、甲辰本、舒序本）以及程高本等重新勘校，以程高本后四十回补足全文。同时也参考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当代校本，并吸纳近几十年来的红学研究成果。在字词、文本结构、语言风格上最大程度还其原貌，并做了一定的字词规范，以方便当今读者阅读。

脂批是“原貌红楼梦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本校对各本脂批（包括回前墨、回后评）进行了全面的勘校和研究，精选部分真正有价值的批语以飨读者，帮助读者更好地欣赏这一伟大名著。

目录

-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/ 001
-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/ 013
- 第三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/ 022
-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/ 035
- 第五回 开生面梦演红楼梦 立新场情传幻境情 / 043
-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/ 057
- 第七回 送宫花周瑞叹英莲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 / 067
- 第八回 薛宝钗小恙梨香院 贾宝玉大醉绛芸轩 / 077
-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/ 087
-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/ 094
-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/ 101
-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/ 109
-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/ 115
-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/ 123

- 第十五回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/ 131
-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/ 139
-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/ 150
- 第十八回 (第十七、十八回原共用一个回目) / 162
-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/ 173
-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/ 185
-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/ 193
-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/ 202
-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/ 213
-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/ 221
-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/ 232
-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蜜意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/ 243
-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/ 253
-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/ 262
-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/ 277
-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/ 288
-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/ 296
-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/ 305
-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/ 312
-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/ 318
-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/ 327
-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绡云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/ 337
-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/ 345

-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/ 358
-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/ 367
-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/ 375
-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/ 387
-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香 / 396
-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/ 405
-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/ 414
-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/ 422
-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/ 432
-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/ 442
-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/ 451
-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/ 460
-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/ 470
-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/ 482
-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/ 491
-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/ 501
-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/ 512
-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/ 523
-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/ 533
-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/ 543
-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/ 556
-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/ 565
-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/ 571

第一回

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

【回前墨】

此开卷第一回也，作者自云：“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真事隐去，而撰此《石头记》一书也，故曰‘甄士隐梦幻识通灵’。”但书中所记何事，又因何而撰是书哉？自云：“今风尘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推了去，觉其行止见识，皆出于我之上，何堂堂之须眉，诚不若彼一干裙钗？实愧则有余，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。当此时，则自欲将已往所赖——上赖天恩、下承祖德，锦衣纨绔之时、饫甘餍美¹之日，背父母教育之恩、负师兄规训之德，以致今日一事无成、半生潦倒之罪，编述一记，以告普天下人。虽我之罪固不能免，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，万不可因我不肖，则一并使其湮灭也。虽今日之茅椽蓬牖²、瓦灶绳床，其风晨月夕、阶柳庭花，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。何为不用假语村言，敷演出一段故事来，以悦人之耳目哉？故曰‘风尘怀闺秀’。”乃是第一回题纲正义也。开卷即云“风尘怀闺秀”，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，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。虽一时有涉于世态，然亦不得不叙者，但非其本旨耳，阅者切记之。

诗曰：

浮生着甚苦奔忙，盛席华筵终散场。

悲喜千般同幻渺，古今一梦尽荒唐。

谩言红袖啼痕重，更有情痴抱恨长。

字字看来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寻常。

1 饫(yù)甘餍(yàn)美：饱吃甘甜味美的食物。饫、餍都有吃饱、吃腻之意。

2 茅椽(chuán)蓬牖(yǒu)：屋顶、窗子都是用茅草、蓬蒿搭盖。形容居住条件简陋，生活贫困。椽，架在屋顶檩木上的木条。牖，窗户。

列位看官：你道此书从何而来？说起根由虽近荒唐，细谙则深有趣味。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，方使阅者了然不惑。

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，于大荒山^{〔一〕}无稽崖^{〔二〕}炼成高经十二丈^{〔三〕}、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。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^{〔四〕}，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，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^{〔五〕}。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因见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，遂自怨自叹，日夜悲号惭愧。

一日，正当嗟悼之际，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，生得骨格不凡，丰神迥别，说说笑笑来至峰下，坐于石边高谈快论。先是说些云山雾海、神仙玄幻之事，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。此石听了，不觉打动凡心，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，但自恨粗蠢，不得已，便口吐人言，向那僧道说道：“大师，弟子蠢物，不能见礼了。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，心切慕之。弟子质虽粗蠢，性却稍通，况见二师仙形道体，定非凡品，必有补天济世之材、利物济人之德。如蒙发一点慈心，携带弟子得入红尘，在那富贵场中、温柔乡里受享几年，自当永佩洪恩，万劫不忘也。”二仙师听毕，齐憨笑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依恃。况又有‘美中不足，好事多魔’八个字紧相连属。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，人非物换。究竟是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。^{〔六〕}到不如不去的好。”

这石凡心已炽，那里听得进这话去，乃复苦求再四。二仙知不可强制，乃叹道：“此亦静极思动，无中生有之数也。既如此，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，只是到不得意时，切莫后悔。”石道：“自然，自然。”那僧又道：“若说你性灵，却又如此质蠢，并更无奇贵之处，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。也罢，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，待劫终之日，复还本质，以了此案。你道好否？”石头听了，感谢不尽。那僧便念咒书符，大展幻术，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，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。那僧托于掌上，笑道：“形体到也是个宝物了！还只没有实在

〔一〕荒唐也。〔二〕无稽也。〔三〕总应十二钗。〔四〕合周天之数。〔五〕妙！自谓落堕“情根”，故无补天之用。〔六〕四句乃一部之总纲。

的好处，须得再镌上数字，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。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^{〔一〕}、诗礼簪缨之族^{〔二〕}、花柳繁华地^{〔三〕}、温柔富贵乡^{〔四〕}去安身乐业。”石头听了，喜不能禁，乃问：“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，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？望乞明示，使弟子不惑。”那僧笑道：“你且莫问，日后自然明白的。”说着便袖了这石，同那道人飘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。

后来，不知又过了几世几劫，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，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一大石上字迹分明，编述历历。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原来就是无材补天、幻形入世^{〔五〕}，蒙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携入红尘，历尽离合悲欢、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。后面又有一首偈云：

无材可去补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。

此系身前身后事，倩¹谁记去作奇传？

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、投胎之处，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。其中家庭闺阁琐事，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，或可适趣解闷，然朝代年纪、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^{〔六〕}。

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：“石兄，你这一段故事，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，故编写在此，意欲问世传奇。据我看来，第一件，无朝代年纪可考，第二件，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，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微善，亦无班姑、蔡女²之德能。我纵抄去，恐世人不爱看呢。”石头笑答道：“我师何太痴也！若云无朝代可考，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，又有何难？但我想，历来野史皆蹈一辙，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，反到新奇别致，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，

〔一〕伏长安大都。〔二〕伏荣国府。〔三〕伏大观园。〔四〕伏紫芸轩。〔五〕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。〔六〕据余说，却大有考证。

1 倩：请、央求。

2 班姑、蔡女：班姑，即东汉班昭，班固之妹，以才德闻名，曾续写《汉书》，编《女诫》，被奉为女德的典范。蔡女，即蔡文姬，东汉蔡邕之女，相传作《胡笳十八拍》《悲愤诗》，是古代著名才女。

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！再者，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，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。历来野史，或讪谤君相，或贬人妻女，奸淫凶恶，不可胜数。更有一种风月笔墨，其淫秽污臭，涂毒笔墨，坏人子弟，又不可胜数。至若佳人才子等书，则又千部共出一套，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，以致满纸潘安、子建、西子、文君，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，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间拨乱，亦如剧中之小丑然。且嫖婢开口即者也之乎，非文即理。故逐一看去，悉皆自相矛盾、大不近情理之话，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，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，但事迹原委，亦可以消愁破闷；也有几首歪诗熟话，可以喷饭供酒。至若离合悲欢，兴衰际遇，则又追踪蹊迹，不敢稍加穿凿，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。今之人，贫者日为衣食所累，富者又怀不足之心，纵一时稍闲，又有贪淫恋色、好货寻愁之事，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书？所以我这一段故事，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，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，只愿他们当那醉饱卧之时，或避世去愁之际，把此一玩，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？就比那谋虚逐妄，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，腿脚奔忙之苦。再者，亦令世人换新眼目，不比那些胡牵乱扯、忽离忽遇，满纸才人淑女、子建文君、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。我师意为何如？”

空空道人听如此说，思忖半晌，将这《石头记》再检阅一遍，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、贬恶诛邪之语，亦非伤时骂世之旨，及至君仁臣良、父慈子孝，凡伦常所关之处，皆是称功颂德，眷眷无穷，实非别书之可比。虽其中大旨谈情，亦不过实录其事，又非假拟妄称，一味淫邀艳约、私订偷盟之可比。因毫不干涉时世，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，问世传奇。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易名为情僧，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。至吴玉峰题曰《红楼梦》，东鲁孔梅溪则题曰《风月宝鉴》^[-]。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纂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则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^[-]。并题一绝云：

[-]雪芹旧有《风月宝鉴》之书，乃其弟棠村序也。今棠村已逝，余睹新怀旧，故仍因之。[-]若云雪芹披阅增删，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？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。后文如此者不少。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，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，方是巨眼。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
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^{〔一〕〔二〕}

出处既明，且看石上是何故事。按那石上书云：

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^{〔三〕}，有城曰阊门者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这阊门外有个十里^{〔四〕}街，街内有个仁清^{〔五〕}巷，巷内有个古庙，因地方窄狭^{〔六〕}，人皆呼作葫芦^{〔七〕}庙。庙傍¹住着一家乡宦^{〔八〕}，姓甄，名费^{〔九〕}，字士隐^{〔十〕}。嫡妻封^{〔十一〕}氏，情性贤淑，深明礼义。家中虽不甚富贵，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。只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，不以功名念，每日只以观花修竹、酌酒吟诗为乐，到是神仙一流人品。只是一件不足：如今年已半百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乳名英莲^{〔十二〕}，年方三岁。

一日，炎夏永昼。士隐于书房闲坐，至手倦抛书，伏几少憩，不觉朦胧睡去。梦至一处，不辨是何地方。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，且行且谈。只听道人问道：“你携了这蠢物，意欲何往？”那僧笑道：“你放心，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，这一干风流冤家，尚未投胎入世。趁此机会，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，使他去经历经历。”那道人道：“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^{〔十三〕}去不成？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？”

那僧笑道：“此事说来好笑，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。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，有绛珠草^{〔十四〕}一株，时有赤瑕^{〔十五〕}宫神瑛^{〔十六〕}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这绛珠草便得久延岁月。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雨露滋养，遂得脱却草胎木质，得换人形，仅修成个女体，终日游于离恨天外，饥则食蜜青果为膳，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。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其五衷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。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炽，乘此昌明太

〔一〕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，哭成此书。壬午除夕，书未成，芹为泪尽而逝。余常哭芹，泪亦待尽。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，奈不遇癞头和尚何！怅怅！〔二〕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，是书何幸，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。甲申八月泪笔。〔三〕是金陵。〔四〕开口先云势利，是伏甄、封二姓之事。〔五〕又言人情，总为士隐火后伏笔。〔六〕世路宽平者甚少，亦凿。〔七〕糊涂也，故假语从此具焉。〔八〕不出荣国大族，先写乡宦小家，从小至大，是此书章法。〔九〕废。〔十〕托言将真事隐去也。〔十一〕风。因风俗来。〔十二〕设云“应怜”也。〔十三〕苦恼是“造劫历世”，又不能不“造劫历世”，悲夫！〔十四〕细思“绛珠”二字岂非血泪乎。〔十五〕按“瑕”字本注：“玉小赤也，又玉有病也。”以此命名恰极。〔十六〕单点“玉”字。

1 傍：同“旁”。

平朝世，意欲下凡造历幻缘，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¹了号。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，趁此到可了结的。那绛珠仙子道：‘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。他既下世为人，我也去下世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偿还得过他了。’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，陪他们去了结此案。”那道人道：“果是罕闻，实未闻有还泪之说。想来这一段故事，比历来风月故事更加琐碎细腻了。”那僧道：“历来几个风流人物，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，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，总未述记。再者，大半风月故事，不过偷香窃玉、暗约私奔而已，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。想这一干人入世，其情痴色鬼、贤愚不肖者，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。”那道人道：“趁此你我何不也去下世度脱几个，岂不是一场功德？”那僧道：“正合吾意，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，将这蠢物交割清楚，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，你我再去。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，然犹未全集。”^{〔一〕}道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便随你去来。”

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，但不知所云“蠢物”系何东西。遂不禁上前施礼，笑问道：“二仙师请了。”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。士隐因说道：“适闻仙师所谈因果，实人世罕闻者。但弟子愚浊，不能洞悉明白，若蒙大开痴顽，备细一闻，弟子则洗耳谛听，稍能警省，亦可免沉沦之苦。”二仙笑道：“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。到那时只不要忘了我二人，便可跳出火坑矣。”士隐听了不便再问。因笑道：“玄机不可预泄，但适云‘蠢物’，不知为何，或可一见否？”那僧道：“若问此物，到有一面之缘。”说着，取出递与士隐。士隐接了看时，原来是块鲜明美玉，上面字迹分明，镌着“通灵宝玉”四字，后面还有几行小字。正欲细看时，那僧便说“已到幻境”^{〔二〕}，便强从手中夺了去，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，那牌坊上大书四个字，乃是“太虚幻境”。两边又有一副对联，道是：

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

〔一〕若从头上逐个写去，成何文字？《石头记》得力处在此。〔二〕又点“幻”字，云书已入幻境矣。

1 挂：同“挂”。

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，方举步时，忽听一声霹雳，有若山崩地陷。士隐大叫一声，定睛一看，只见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梦中之事便忘了对半^{〔一〕}。又见奶姆正抱了英莲走来。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，乖觉可喜，便伸手接来，抱在怀中，逗他顽耍一回，又带至街前，看那过会的热闹。方欲进来时，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，那僧则癞头跣脚，那道则跛足蓬头，疯疯癫癫，挥霍谈笑而至。及到了他门前，看见士隐抱着英莲，那僧便哭起来，又向士隐道：“施主，你把这有命无运、累及爹娘之物，抱在怀内作甚？”^{〔二〕}士隐听了，知是疯话，也不去睬他。那僧还说：“舍我罢，舍我罢！”士隐不耐烦，便抱着女儿撒身进去，那僧乃指着他大笑，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是：

惯养娇生笑你痴，菱花空对雪淅淅。^{〔三〕}

好防佳节元宵后，^{〔四〕}便是烟消火灭时。

士隐听得明白，心下犹豫，意欲问他们来历。只听道人说道：“你我不必同行，就此分手，各干营生去罢。三劫后，我在北邙山^{〔五〕}等你，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。”那僧道：“妙！妙！妙！”说毕，二人已去，再不见个踪影了。士隐心中此时自忖：这两个人必有来历，该试一问，如今悔却晚也。这士隐正痴想，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——姓贾名化^{〔六〕}、字表时飞^{〔七〕}、别号雨村^{〔八〕}者走了出来。这贾雨村原系胡州^{〔九〕}人氏，原系诗书仕宦之族，因他生于末世，父母祖宗根基已尽，人口衰丧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，在家乡无益。因进京求取功名，再整基业。自前岁来此，又淹蹇住了，暂寄庙中安身，每日卖字作文为生，故士隐常与他交接。

当下雨村见了士隐，忙施礼陪笑道：“老先生倚门仁望，敢是街市

〔一〕妙极！若记得，便是俗笔了。〔二〕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定终身，则知托言寓意之旨，谁谓独寄兴于一“情”字耶！〔三〕生不遇时。遇又非偶。〔四〕前后一样，不直云前而云后，是讳知者（此批或指作者家族是在元宵节前被抄家）。〔五〕假话。妙！〔六〕实非。妙！〔七〕雨村者，村言粗语也。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话也。〔八〕胡诌也。

1 北邙山：在今河南洛阳西北，即邙山，很多汉晋王侯葬于此地。后以此山泛指墓地。

上有甚新闻否？”士隐笑道：“非也，适因小女啼哭，引他出来作耍，正是无聊之甚，兄来得正妙，请入小斋一谈，彼此皆可消此永昼。”说着，便令人送女儿进去，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。小童献茶。方谈得三五句话，忽家人飞报：“严^{〔一〕}老爷来拜。”士隐忙的起身谢罪道：“恕逛驾之罪，略坐，弟即来陪。”雨村忙起身亦让道：“老先生请便。晚生乃常造之客，稍候何妨。”说着，士隐已出前厅去了。

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。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，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丫嬛，在那里撷花，生得仪容不俗，眉目清明，虽无十分姿色，却亦有动人之处。雨村不觉看得呆了。那甄家丫嬛撷了花，方欲走时，猛抬头见窗内有人，敝巾旧服，虽是贫窘，然生得腰圆背厚，面阔口方，更兼剑眉星眼，直鼻权腮。这丫嬛忙转身回避，心下乃想：“这人生得这样雄壮，却又这样褴褛，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，每有意帮助周济，只是没甚机会。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，想定系此人无疑了。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。”如此想来，不免又回头两次。雨村见他回了头，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，便狂喜不禁，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、风尘中之知己也。一时小童进来，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，不可久待，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。士隐待客既散，知雨村自便，也不去再邀。

一日，早又中秋佳节。士隐家宴已毕，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，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。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，自为是个知己，便时刻放在心上。今又正值中秋，不免对月有怀，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：^{〔二〕}

未卜三生愿，频添一段愁。

闷来时敛额，行去几回头。

自顾风前影，谁堪月下俦？

蟾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楼。

〔一〕“炎”也。炎既来，火将至矣。〔二〕这是第一首诗。后文香奁闺情皆不落空。余谓雪芹撰此书，中亦有传诗之意。

雨村吟罢，因又思及平生抱负，苦未逢时，乃又搔首对天长叹，复高吟一联曰：

玉在匱中求善价，钗于奁内待时飞。^{〔一〕〔二〕}

恰值士隐走来听见，笑道：“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！”雨村忙笑道：“岂敢！不过偶吟前人之句，何敢狂诞至此。”因问：“老先生何兴至此？”士隐笑道：“今夜中秋，俗谓‘团圆之节’，想尊兄旅寄僧房，不无寂寞之感，故特具小酌，邀兄到敝斋一饮，不知可纳芹意否？”雨村听了，并不推辞，便笑道：“既蒙谬爱，何敢拂此盛情。”说着，便同了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。

须臾茶毕，早已设下杯盘，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。二人归坐，先是款斟漫饮，次渐谈至兴浓，不觉飞觥限罍¹起来。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，户户弦歌，当头一轮明月，飞彩凝辉，二人愈添豪兴，酒到杯干。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，狂兴不禁，乃对月寓怀，口号一绝云：

时逢三五便团圆，满把晴光护玉栏。

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姓仰头看。^{〔三〕}

士隐听了，大叫：“妙哉！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，今所吟之句，飞腾之兆已见，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。可贺，可贺！”乃亲斟一斗为贺。雨村因干过，叹道：“非晚生酒后狂言，若论时尚之学，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，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，神京路远，非赖卖字撰文可能到者。”士隐不待说完，便道：“兄何不早言。愚每有此心，但每遇兄时，兄并未谈及，愚故未敢唐突。今既及此，愚虽不才，‘义利’二字却还识得。且喜明岁正当大比，兄宜作速入都，春闱一战，方不负兄之所学也。其盘费馀事，弟自代为处置，亦不枉兄之谬识矣！”当下

〔一〕表过黛玉则紧接上宝钗。〔二〕前用二玉合传，今用二宝合传，自是书中正眼。〔三〕用中秋诗起，用中秋诗收，又用起诗社于秋日。所叹者三春也，却用三秋作关键。

1 飞觥(gōng)限罍(jiǎ)：形容频频举杯、宴饮尽欢的场景。觥、罍，两种古代酒器。

即命小童进去，速封五十两白银，并两套冬衣。又云：“十九日乃黄道之期，兄可即买舟西上，待雄飞高举，明冬再晤，岂非大快之事耶！”雨村收了银衣，不过略谢一语，并不介意，仍是吃酒谈笑。那天已交三鼓，二人方散。士隐送雨村去后，回房一觉，直至红日三竿方醒。因思昨日之事，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京，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。因使人过去请时，那家人去了回来说：“和尚说，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，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，说：‘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，总以事理为要，不及面辞了。’”士隐听了，也只得罢了。

真是闲处光阴易过，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。因士隐命家人霍启^{〔一〕}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，半夜中，霍启因要小解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。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，那有英莲的踪影？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，至天明不见，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，便逃往他乡去了。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，便知有些不妥，再使几个人去寻找，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。夫妻二人，半世只生此女，一旦失落，岂不思想，因此昼夜啼哭，几乎不曾寻死。看看一月，士隐先就得了一病，当时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构疾，日日请医疗治。

不想这日三月十五，葫芦庙中炸供，那些和尚不加小心，致使油锅火逸，便烧着窗纸。此方人家用竹篱木壁者多，大抵也因劫数，于是接二连三，牵五挂四，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。^{〔二〕}彼时虽有军民来救，那火已成了势，如何救得下？直烧了一夜，方渐渐熄去，也不知烧了几家。只可怜甄家在隔壁，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。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。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。只得与妻子商议，且到田庄上去安身。偏值近年水旱不收，鼠盗蜂起，无非抢粮夺食，鼠窃狗偷，民不安生，因此官兵剿捕，难以安身。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，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嬛投他岳丈家去。他岳丈名唤封肃^{〔三〕}，本贯大如州人氏^{〔四〕}，虽是务农，家中都还殷实。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，心中便有些不乐。幸而士隐还有折变地的银子未曾用完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，薄置些须房地，为后日衣食之计。那封肃便半哄半赚，些须与他些

〔一〕妙！祸起也。此因事而命名。〔二〕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（此批或暗指作者家族因受牵连而被抄家）。〔三〕风俗。〔四〕托言大概如此之风俗也。